

一碗红烧肉

张颖

小时候,家里日子过得清苦,主食是杂粮,每天都离不开红薯,早上吃红薯面馍,中午吃红薯面条,晚上煮一锅红薯,只有过年走亲戚时才能吃上几口肉。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过年,因为对孩子们来说,过年走亲戚不仅能得到压岁钱,还能吃上红烧肉。

虽然有这么多好处,可我还是不喜欢走亲戚,因为我生性木讷,过年亲戚来我家都不敢与他们照面,不是躲在屋里不出来,就是藏到村里其他地方不回家。好在我有两个姐姐,过年都是她俩去亲戚家。为这事儿,母亲没少数落我。后来,大姐二姐相继出嫁,走亲串友的事就落在了我身上。

我家亲戚多,母亲姊妹七个,还有姑姑家,需要我走的亲戚有十多家,从初二一直要走到十五。有一年,从大年三十就开始下雪,而且越下越大,我心里很焦急,因为按习俗初二外甥要到舅舅家去拜年。我家和舅舅家相距二十多里,路也不好走,只有一条弯曲的窄窄的土路。

母亲头天晚上就把两个竹篮装得满满的,有大馍、果子、花生和馓子。由于天气不好,我想晚几天再去,母亲不同意,严厉地说:不能推迟,必须初二去!我知道,舅舅在母亲心中有很高的位置,姥爷姥姥死得早,舅舅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妹不容易,全靠他撑起那个家,幸亏他会木工活,养活了一家人。

我和妹妹一人挎一个竹篮往舅舅家去。北风呼啸,天寒地冻,鹅毛似的大雪漫天飞舞,远远望去,田野白茫茫一片,雪仿佛把天和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俩决定抄近路去,这样可以少走几里路,但一直要穿行在麦地里。地里已经积有将近半尺厚的雪,我们走得很吃力。劳累倒不怕,最让我们担心的是遇到井,由于被雪覆盖,有些井已经看不到井口,如果不小心上路,就有可能掉下去。好在那时井都不深,由于年前没

下大雪,大多数井里没有水。我们迎着风冒着雪朝舅舅家的方向赶,我知道他家附近长着一棵高大的槐树,平时距离几里路就能看到。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,已经见不到赶路走亲戚的人了,终于看到前面的大槐树。

我俩走到大树前,看到舅舅正站在树下张望,他担心我们迷路找不到他家,更担心我们掉到沟里或井里。我们到他家时,早已过了午饭时间。

舅舅先在屋里点燃一堆干柴让我们烤火。饭早做好了,很快端上了桌,一碗红烧肉,几盘青菜,还有一馍筐好面馍。舅舅不停地劝我们吃那碗肉,但我们只吃了青菜。临行时,母亲交代我们不要吃那碗红烧肉,一般家庭过年时只有一碗红烧肉,那是一道待客的陪菜,端上桌只是做做样子,你要吃了,人家后面几天就没有肉菜招待客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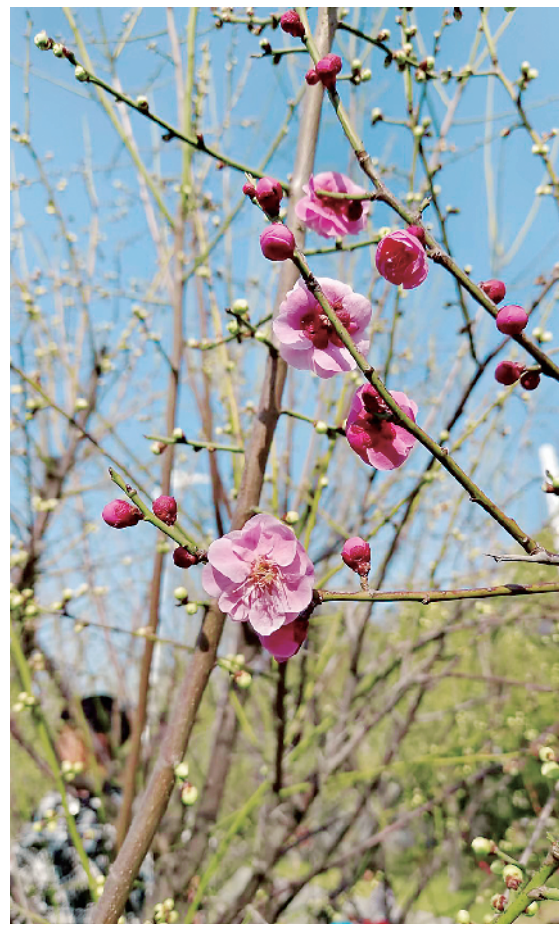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担心天黑路上不好走,我俩吃完饭就要求回家。舅舅看留不住我们,就一手提一个竹篮送我们几里,再三叮嘱我俩不要走麦田,还嘱咐我们以后过年下大雪就不要出门走亲戚了。我们直到很晚才走进村子,母亲已站在路口张望多时。

回到家里,母亲第一句话就问我给舅舅拜年没有——在我们那里,拜年就是磕头——我还真忘了!母亲有点不高兴,埋怨我好几句。我也自责,慌慌张张一天,到那里竟然忘了给舅舅磕头。

母亲说我和妹妹走了半天的路,肯定累了,让我俩吃点好的,晚上不煮红薯了,把舅舅拿回来的果子拆了吃。我一听,高兴极了,抢先把竹篮子上的毛巾扯下。一股香气扑面而来,让人垂涎欲滴,篮子里竟有一碗红烧肉。舅舅把那碗红烧肉给了我们。

现在,我们生活条件好了,想吃什么都能买到,但对我来说,最好的味蕾享受还是吃上一口红烧肉。

北风呼啸,天寒地冻,鹅毛似的大雪漫天飞舞,远远望去,田野白茫茫一片,雪仿佛把天和地连在了一起。



春在枝头。

王岩摄

出行小记

须臾

今日突发奇想,要出门走走,去绍兴、杭州的票都没买到,但我依然决定出去。路上,每班公交车都很顺畅,犹如专车。到了车站,动车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等着进站才抢到票的我。出门这么多次,第一次坐车到站即走。

到了杭州,大致研究了一下景点,选了黄龙洞作为起点。由于没提前做攻略,竟不知还要爬山,穿着不便,爬山艰难且缓慢,却不知正是由于进度缓慢,惊喜才悄然到来。

一路上的景点毫无观赏性可言,气喘吁吁到了不高的山顶,发现景色都被植被遮掩。以为本次登高毫无收获,要沮丧地下山了,却在拐角处看到了抱朴道院。去了国内这么多地方,还从没进过道院,我抱着好奇心走了进去。

进院之后,我随着一众香客到了大殿,看到大殿里围了里三层外三层,正好奇他们在干什么,突听“叮”的一声响,这一声响瞬间把我脑袋里各种情绪清了出去。转头看,不知什么时候大殿中央已有几位道长站立,随着各种乐器的敲打,一个仪式开始了。我虽看不懂仪式的含义,但看着道长们一个一个做着流畅的动作,仿佛觉得一切本该如此。我的思绪不再纷乱,就那么静静地沉浸其中。随着最后一声“叮”响,一个半小时左右的仪式结束了,我大

致看懂了,是在祈福。随着仪式的结束,香客们四散而去,或去寻师觅友,或去破局解惑,而我继续游览。道院中每一间房屋,每一处景致好像都摆放得恰到好处,让这座紧凑的道院显得丰富且不局促。

二十分钟我游览完了抱朴道院,下山的路上一扫之前的阴郁之情,边走边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。下山时进了玛瑙寺,下了山就到了西湖边,抬头望去便是断桥残雪,转了个弯便见到了岳王庙,游览过后由于从侧门出,错过了苏堤到了杨堤,却在杨堤上收获了水墨画一般的风景。继续向前走,又看到于公祠,欣然前往拜祭。由于错过乘船时间,没能赶上去看三潭印月,只能一路步行环岛,穿过花港观鱼刚好回到了错过的苏堤,沿着苏堤绕过雷峰塔,回头看是日入西山之景,最后漫无目的地溜达着,竟偶然站到了前排观看了西湖音乐喷泉。

这一路,从出门一直都很顺利,也许是从走进道院的那一刻,也许是决定从黄龙洞开始游览的那一刻,也许是从出门的那一刻,仿佛一切都安排好了,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从道院走出的那一刻,总觉得应该悟出些什么了,却又无法说清,一切好像就应该就是这样,万千途径,终有风景。

他日他乡,逢用餐处,或忆及此旧屋庖厨细事,必感其温情脉脉者矣。

也许是从出门的那一刻,仿佛一切都安排好了,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炸油条记

杨国全

时维腊月,岁序小年。雪沃陈郡旧地,风吟中原小县。游子自沪归,休假省亲也。

日来雪拥门户,气冷异常。难以访亲叙友,唯饭余闲坐。毋谈工作,只话日常起居衣食行止风土乡情同事往来餐饮玩娱诸事。儿偶言及甚喜彼食堂油条,粗壮者二根,又一蛋一粥,快之朵颐,可充早餐。言者无心,听此有意。乃翁闻之,乃命妇曰:“儿嗜油条,何不为之?”午饭洗碗归置毕,与共谋之,不取碱矾旧法,因事制宜,只按平日酵母盐糖和面,可除矾之弊,叮嘱稍软而已。遂匀出中筋麦粉二斤,精盐酵母砂糖若干,并不计较于锱铢,意会合宜可也。调以温水,入瓷盆淋而和之。搅揉觉当,置入空调温室,上盖,覆以笼布薄毡,醒之。时移无话。及至傍晚,揭而视之,面已蓬发满盆,知可,复入厨中,置之案,以生面粉铺底折之,反复屡次,屡次反复,至面光手净,觉已适宜,复奉盆入温室覆之如初。是人常谓之二次醒发也。约三刻过,揭面再视,又蓬发近倍矣,知又可,复入厨,净手。一面加菜油油各半入釜,一面覆面于案,二次揉和。子见协而欲试之,嘱以手法轻柔,全面拌和而已,切忌手力粗重。未几灶上油已适温,申油面微烟知之矣。遂旋钮以控火调温,俾油微沸。妇亦已抻面铺展擀和切剂做坯毕。先以一剂试之,入釜数秒而剂浮出,拨之成形,其状满意。遂备长箸盛屈箸篱诸物,待熟而捞沥盛之。一时揉擀切抻,出之有序,剂入沸油而倏腾出。副之拨调压翻,井然不慌,品翻动浮漂以发膨。劳动场景,观而知美。儿再欲试,告之要领,即时而会,积时而熟。第见油烹果白,气蒸翻腾,烟机浅唱,灶火微蓝,刀勺屈箸,得心应手,温语绵声,品呈金黄,递送殷勤,厨室生香。虽匆忙而不乱,既收获而心甘。不甚时,已是油条满屉,取其代而更换之,方想起腾手品尝,拣其先出者入口,惟觉焦软适口,咸淡合宜,油面醇香,相得益彰,慨人间之美味,吾亦得已,似又有可意而不可言者矣。

毕,虽腰微酸,背微倦,臂腿乏乏然,然回顾其过程,劳作之谐和,天伦之宴乐,收获之雅称,可慰于心。年节之乐,此可一数。他日他乡,逢用餐处,或忆及此旧屋庖厨细事,必感其温情脉脉者矣。盖年节炸油条事后,略略记之,不足矣!